

久詠堂瑣談

茗溪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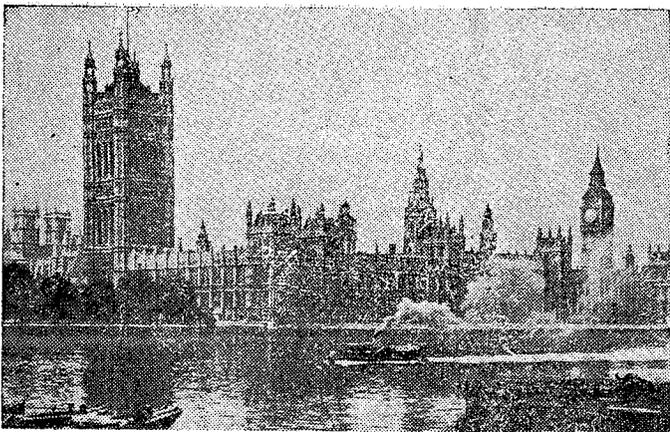
十八 英倫 三 島

先後到英倫二次，在年尾年初，（公元一九六一—一九六二），並且適逢英國十一年來未有的嚴寒，流行性感冒盛行，兼之由巴基斯坦傳來天花，報上載有爲此死亡人數很多，還有一個郵政局，全體職員二百多人，一半以上人員，患流行性感冒，因之業務不得不暫行停止，甚之有些工廠，工程師開個會，說溫度太低，廠方又不裝設暖氣設備，大家一致舉手，贊成打道回府，就此工廠停工。各地大雪紛飛，鐵路、公路交通受阻，海邊公路的摩托車，一下被狂風吹落海中；我從倫敦搭火車到利物浦，上午十點鐘開行，原定下午三點多鐘可以到達，結果火車誤點，差不多誤了一個多鐘頭。爲此我常跟英國朋友說笑，吾國的郵政，是英國人爲我們創立的制度，但是目前，我們的郵政辦得比他們好，真所謂「青出於藍」了。

報上暗殺的事情也常常有，利物浦鄉下有一位主婦被人暗殺，直到丈夫返家後方才發覺，親眼目睹此一兇殺案的，是他們的兒子，可惜祇有四五個月，說不上來，單獨的老年人，被人謀財害命，死在他住的公寓內，一連三天，沒有被人發覺；至於偷竊的事情也常有發生，曼澈斯脫一家無線電公司，老板知道晚上有一大霧，事情就不妙，所以每逢大霧，他就命店員統夜監守，乾脆對那些無線電收音機，死盯住不放，可是結果，小偷們棋高一著，還是有辦法偷走，蘇格蘭場警局，是聞名於世的，但對這些盜竊案，費了不少腦筋，也無法破案。

要是單從報上看消息，而沒有機會在英國住上三個月的話，我對英國，總有一些舊恨新怨，即使倫敦風物是如何地好，恐怕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有好感呢。

剛到倫敦，祇有一天的停留，觀光大倫敦，是由英國文教委員會，指派了一位嚮導員負責的，一位是由機場陪送我到倫敦旅社，一位是嚮導觀光倫敦，包括買東西，搭坐地下車，找尋飯館，到銀行，東跑西



英國國會

奔，七上八落，因坐地下車，有時要坐升降梯。祇覺得倫敦是的確算得上大，人們忙碌，空氣混濁，建築古老。也沒有時間，也無法摸清楚，雖然如此，我還獨自跑到倫敦的藍橋——滑鐵路橋——欣賞夜色，因爲費文利的「魂斷藍橋」電影，實在演得不錯，印象至爲深刻，一有機會，無論如何要親去觀光一番的，可惜此橋已跟電影裡的滑鐵路橋，面目完全二樣，據說已經翻造，裝的是新式日光燈，情調二樣，不覺興趣索然，至此我覺得我們的中國哲學意味，凡事都要留些遺味，如果真正達到目的，一點意思都沒有了，我在此橋邊，信步沿泰晤士河蹣跚，看二邊雄偉建築，二次大戰中，倫敦均遭受巨大砲火轟炸損失，而現在看不出有些戰爭痕跡，威敏寺大教堂，英國博物院等，仍傲然獨立，這當然由於英國民族的堅毅不拔精神，一面面冥冥中似有天助。

第二次到倫敦，爲了辦理北歐幾個國家的入境簽證，才有機會停留幾天，仍舊實行我的獨遊計劃，利用公共汽車，地下車，分區把倫敦看個暢快。

• 皇宮禁衛軍團換防軍儀 •

到倫敦必須先要觀光的是白金漢宮的英皇禁衛軍換班儀式，這一個衛隊名堂很多，每年由英政府財政部撥款五十萬英鎊來供養，這約略等於我們五千多萬新臺幣的數字，可以說是非常龐大的一筆支出，但是因此而吸收觀光客的收入，四倍以此，英國人的算盤是不會打錯的。

皇宮禁衛軍的換班，我們過去在電影已看到不少，他們鮮明的制服，古老刻板的禮儀，奇怪的熊皮帽等等，都是十分吸引人的，如果我們知道他們一些名堂，花頭到不是一眼眼的。

依照英國皇家規定，英皇或皇后自每年一月一日至去年三月底止，皇室駐驛倫敦，皇宮禁衛軍，自星期一至星期五不論皇室是否在白金漢宮，按時換班。星期六及星期日，如皇室不在倫敦，則禁衛軍分別在白金漢宮及聖傑姆宮舉行。如皇室在倫敦，而皇上因公不在倫敦，皇室臨時會發出通告。

每年四月一日至九月底止，不論當今皇上是否駐驛倫敦，禁衛軍總在白金漢宮舉行換班。每年五月，皇上禁衛軍騎隊出動，按日舉行，我們看以上英國皇家禁衛軍的換班隆重儀式，而大部是在觀光季節時，更是多姿多采。

上午十一時三十分，換防禁衛軍，由樂隊前導到達宮前，小尉軍旗，如在該軍團作戰週年，並掛有象徵榮譽，勝利之桂花冠。

換防軍由綠園邊之皇宮北門進入宮前，依樂曲正慢鵝步前進，舉行舉槍換防軍禮後，樂隊則在北宮門演奏。

約在十一時五十分時，騎兵禁衛軍通過宮前大道至白宮之馬房。

哨兵換防後，原駐禁衛軍，依軍團樂曲正慢鵝步由皇宮正門出，一出宮門，即換快齊步行進。離開皇宮後，駐防禁衛軍派一部赴至聖傑姆史宮，由鼓及橫笛樂隊或管籥樂隊前導。

聖傑姆史宮亦同樣舉行儀式，蓋是宮為英國皇室官方駐驛之地，所有駐外大使，均由聖傑姆史宮發出任命狀，禁衛軍隊長總部亦設駐宮內，英國皇太后即住此宮內。

另外一件有趣的事，皇家禁衛軍的制服，亦有許多花式：夏季制服為紫色之古羅馬人所穿之緊身上衣，藍色長褲，熊皮帽；

近衛步兵第一聯隊衛軍，則為上衣單排鈕，熊皮帽左邊則為白色羽毛，正慢鵝步之樂曲為「西西比惡」曲；

冷流衛隊上衣為雙鈕排，帽右羽毛則為紅色，進行曲名「法格落」；

蘇格蘭衛隊上衣三排鈕，帽上無羽毛，曲名「老高樂人之服裝」；

愛爾蘭衛隊上衣為四排鈕，帽右羽毛為聖彼曲克藍色，曲名為「讓衣黎想念我們」；

威爾斯衛隊上衣為五排鈕，帽左羽毛為綠白色，曲名「哈里乞人」。

白宮皇宮之騎兵禁衛隊換防，星期日為上午十時外，其他日期則為上午十一時三十分，屆時換防騎馬衛隊，一律騎黑色駿馬，排成一線，列在宮前，接防禁衛騎兵隊，正十一時三十分通過拱門，稍為遜色者，則無樂隊伴奏，但其頭戴羽毛形盔，衣前有光亮護胸鏡之上衣，白鹿革式長褲，足穿黑色長統馬靴。在天氣嚴寒時，則被紫色之「一口鐘」，令人見之，不禁使人油然有思古之幽情。

· 倫 敦 塔 ·

在英國古時，直到傑姆史第一為止，英國皇帝或皇后都在此宮內駐驛，遠望像一個堡壘似的，建造於諾曼人進佔時約十世紀左右，其中主要的是一個白塔，四方形，另有四個高塔，可以瞭望，城牆之外，有一條護城河，還有吊橋通至外邊。

城門口的守者，仍穿古服，為紅色嵌黑黃條繡花長袍，黑袜，足穿有花的黑鞋，手中拿一枝長矛，真



英皇禁衛軍馬隊



英 國 小 學 生

中國人，這一點却巧與英國大人相反，他們常誤認我是日本人。

每到一個地方，就有當地的文教委員會邀赴他們的各種集會，尤其是在倫敦，英國廣播公司、新聞局的記者約弗晤談訪問，一般人民都對政治有興趣；但是日於對我們中國常識的缺乏，問題是奇怪，使人難於回答，我以為既然有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，我有責任，所謂盡國民一份子的責任，糾正他們不當的想法，我說當年第二次大戰時，德國一日間，侵吞不少國家，你們英國是屢戰屢敗，鄧克而克大撤退，要不是有一條英法海峽，英國恐怕有點危險了。人的強弱，看意志比軀壳重要，當年你們一定要打敗納粹，我們現在一定要打敗共匪，道理一樣，勸他們不要迷於現實，要研究歷史，暴政是不會長久的。他們問中國人是不是吃鳥巢，我問他們是不是吃蜂蜜，同是一樣排泄物。經過一番討論，他們點頭稱是，我更講了一個故事給他們聽，那是緬甸戰場仁安羌英軍被日軍圍困，

解救他們的是我們的遠征軍，可以查邱吉爾在國會的演說，這一個可歌可泣的事實，也使這位倔強的首相，不能不說我們中國人好了，我們是你們的好朋友，督促你們的政府，認清事實。這是你們英國智識份子的責任了。

在談論完畢後，照例他們會問對現在英國的感想，我說我個人對英國有三個時期，二十歲到三十歲是第一個時期，眼見上海英人任意拳打中國貧民，當年氣盛看不慣，英國人也吃了我幾拳，覺得英人驕橫，毫無禮貌；在第二個時期，也就是四十歲以前，第二次世界大戰，英軍在緬甸戰場，英皇家空軍的縮字是R.A.F.但當時流傳它的意義，R是逃跑，A是常常，F是第一，全義是Run Away First，他們聽了也哈哈大笑，說都是第一次聽到。但最緊要而最感興趣，他們問現在你覺得英國人如何，我說現在是四十開外了，我看到真的英國人了，你們熱誠、幫助人、富有正義感。

車 禍

上面大概說了一些初和英國人相交的情形，現在看看他們是如何地守法。在利物浦時，墨賽河中二船遇霧相碰，一船沉沒航道中，港局臨時安排我去打撈船視看打撈情形，因此必須在七時前趕到碼頭，六時動身，時值隆冬，街上車人均少，我擬穿過馬路，一看紅燈而二旁並無車輛通過，正擬一衝，不料一部汽車突然煞車停止，此時根本路上並無車輛行人，亦無警察，衝過絕對不會發生車禍，但該車候了七、八分鐘，等開了綠燈後然後前進，我也等綠燈前進。

這是一個成人例子，還不十分稀奇，後來在新港，旅社離碼頭不遠，我就每天步行，與一位年老的交通警員天天見面相熟，不免打招呼，聊聊天。有一天正聊得起勁，似乎聽見有一女孩呼叫聲，近乎哭



守 法 小 公 民

喊，一看對街是一位女孩童在那裏向這位交警招呼，警員急忙跑到路中，豎起禁止通行的牌號，那女孩才穿過馬路，我一看路二頭，根本沒有車輛。但那女孩不管街頭有無車輛，非等到警員豎牌不走。以上二個例子，守法必須先在小學校裏訓練，家庭、社會有一個守法的環境，人人以守法爲榮，尊敬老實人，大家說實話，有了法的軌道，大家依這條軌道走，國無有不強的，我們且慢叫小學生做市長，做未來主人翁，先訓練守法、守公共秩序，養成習慣，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。

還有一次，在觀光了勃克萊古堡後返回勃萊斯多，在穿過一個小鎮後，時已薄暮，突然後面一輛貨車擬快速從我坐的公車右邊超車，不料因路窄，前面有車來，一時無法緊急煞車，撞及公車右車頭，公車即刻煞車，我頭部輕微被撞了一下，但我想一定有好戲可看了。

發生車禍後，貨車司機急將車駛往路邊，公車司機將車煞住，下車先將車頭損失情形，填入表中，貨車司機亦如此辦理，雙方觀看對方損失後，互在對方表中簽字，互道再見而別，毫無面紅耳赤對罵情形。一方面大失所望，一方面大有感觸。

• 霧，霧，霧！ •

一談到英國，就會聯想到英國的霧，總有一種奇妙的感覺，其實如果真的碰到的話，那簡直是可怕。在我結束利物浦港四個星期的港口安全考察，搭火車於十二月九日到達世界的棉紡工業中心曼徹斯脫城，雇了計程車到預定的磨坊門旅社，一安頓下來，我必須要做的事情，不是休息，而是討一張地圖——公車路線圖，上街摸清了到港務局的路，如何搭公車，如何換車，如路不遠，則需要找出一條步行的捷徑，以便翌日可以按時到達。

，英國的主婦們即在大冷天裏，到公司門口排隊，搶買些便宜東西過聖誕節。

街上也有特別佈置，掛燈結彩，有的是人像，二個大眼睛是二盞大電燈，閃閃發光，引人注意，有的是一個大白兔或者是一個大狗熊，各街坊還要舉行一個比賽，也是一年一度的盛事。

我由旅館摸清楚到曼城船運河公司的路徑後，就上市中心去溜大街，擠在人羣中，到每一個百貨公司穿進穿出。

到了下午六時左右，突然大霧迷漫，五步外看不清人影，平時不大掀喇叭的汽車，也烏烏地在叫。

一片白色茫茫，勉強黃色的路燈還可以看見，依此穿馬路，洋婆子在黃色暗淡的燈光下，看了更怕，頭髮高蹺，眼圈都塗了藍色，面孔經黃色路燈一照，迷霧中看去，變了青白色。我祇有沿馬路邊人行道，慢慢走向旅社。

不料走了二十多分鐘，情形越走越不像樣，路燈漸少，前面一片烏黑，真是到了走頭無路了。

心下一急，回不到旅館怎麼辦，趕緊向路人問路，英國人一向對迷路的人，非常熱心，到了大霧，也沒法幫忙，因爲他自己也不知道身在何處，有的乾脆就停在黃色的路燈下，等霧散。

一急之下，我祇好敲馬路邊住店家的門，把地圖先研究一番，弄清楚身在何處，跑過幾條馬路，向左向右，再過幾條馬路，在伸手不見五指當中，慢慢兒，真所謂烏兒也祇好步行，如此摸到旅社，鬆了一口氣，害得我以後每逢晚上不下雨，就不敢出門兒，以防大霧迷路。